

Globethics Repository



聖經闡釋的“現實主義”傳統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Frei, Hans W.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10-29 08:44:45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306

圣经阐释的“现实主义”传统*

〔美〕 汉斯·弗雷

内容提要:推举字面义解经的“现实主义”传统,是18世纪以前西方圣经阐释的主流,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视字面义为历史事件的记载,二是设定圣经是一部统一的经典,三是把一切当代的和读者的经验也包括其中。以后伴随着叙述描述和“真实”世界的渐行渐远,字面义解经和与它同根而生的比喻义解经相继遭遇危机。但是现实主义的叙事传统延续了下来,圣经和但丁的《神曲》、19世纪小说一样,是这个传统的三个光点之一。就这个传统强调主体和社会背景紧密联系,人物和外部环境彼此相依而言,即便是圣经中的奇迹叙述,只要它们实际上没有去象征被描述行为之外的什么东西,也可被视为具有现实主义的性质。遗憾的是,圣经叙事的现实主义或者说历史的性质,远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反而每每被人误解现实主义叙事就是历史的叙

* 本文是作者汉斯·弗雷1974年出版的《圣经阐释的衰微:18、19世纪阐释学研究》(Hans W. Frei, *The Eclipse of Biblical Narrative: A Study in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y Hermeneu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一书的导论部分,中英文标题、内容提要 and 关键词皆由译者所加。

述,而两者其实是大相径庭之事。

关键词: 圣经阐释;现实主义;字面义;比喻义

The “Realistic” Tradition in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Hans W. Frei, Chinese trans. by Lu Yang

Abstract: Befor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Realistic” tradition which focuses at once on literal and historical readings is the mainstream of Western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It includes three aspects: to see the literal meaning as the record of true historical events, to read Bible as a united canon, and to take in all readers’ contemporary experiences. While both literal and figural readings of the biblical stories decay accompanied the distancing between the narratively depicted and the “real” world, the realistic tradition is going on, of which the Bible, Dante’s Divine Comedy and novels in 19th century are three highlights. So far as this tradition implies that subjects or characters are firmly set in the context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the miraculous accounts are also realistic as long as they do not in effect symbolize something else instead of the action portrayed. However, the realistic or history-like features in the biblical narration are far from being fully appreciated, on the contrary, they are often misread as historical narration, a quite different issue however.

Key Words: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Realism; literal meaning; figural meaning.

18世纪历史批评兴起之前,西方基督徒读圣经通常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即是说,字面义和历史义一并推举,而不仅仅是讲究教义训导。字词句的意思就是它们之所言,而因为它们如此言说,它们就正确描述了真实的事件和真实的真理,这些事件和真理只能如此表达,换个说法都不行。圣经的其他读法是允许的,比如说精神义和寓言义的阅读,但是字面义的阅读势必为先,它们必不能侵犯字面义的阅读。这当中最明白不过的,便是所有那些故事组合起来,形成了一个一脉相续的故事或者说历史系列。早在现代思想的一个支派将圣经“拯救的历史”释为历史编纂和神学探索的一个特殊的精神和历史系列之前,奥古斯丁—马当先的基督教神父和神学注释家们,就想象真实世界的形成,适如圣经故事所娓娓道来。这个时间世界涵盖了从《创世记》到最后审判的所有时代,包括人类自然环境支配的时代,同样也包括我们经常以为是人类自我发明,叫作“历史”和“文化”的第二自然环境支配的时代。

那些最重要的圣经故事,其字面义和历史义阅读的居先地位,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从未全盘丧失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它成为圣经阅读的支配模式,事实上得到了新的活力。正是从这一模式之中,现代圣经阐释开始起步,是延续也是反叛。圣经故事的传统现实主义阐释中,有三个要素点最为重要,它们同样也是反叛这一传统的三个焦点。

首先,如果说圣经故事显而易见写来是作字面义读,那么它必然就指涉并且描述了真实的历史事件。一个故事的真实的历史内容,直接且自然而然地促生了它的字面意义。这绝不是说,一段文字或一个文本在字面层面上意义最是清楚,这是一个铁定的事实,它就是一段可靠的历史报道。当注释家们从早期转向后期的字面义阐释,或者糊里糊涂先期和后期作风兼而用之,就像18世

纪后期圣经研究中经常发生的那样,阐释史上一个新的阶段便诞生了,自然神的信念、经验哲学和历史批评,悉尽构成了这个阶段的技术知识背景。

其次,危机出现之前的现实主义阅读,其第二个要素,是倘若数个圣经故事所描述的真实的历史世界是一个单一的、只有一个时间序列的世界,那么原则上说,就必然有一个汇集起来的故事来表述它。故此,叙述不同时间序列片断的若干个圣经故事,必然可以归于一统,汇合成一个叙述。将之汇合起来的阐释手段,即是令在先的圣经故事喻示和象征后来的故事,以及它们的事件和意义模式。早先的故事或事件由此成为后来的故事的一个喻象,与此同时,它并没有丧失自己的字面义或特定的时间指涉。^①比喻的惯常用法,便是旨在表明,《旧约》中的人物、事件和预言,终而在《新约》中得以完成。如此便将圣经各卷书的内容,铸入一个单一的、同一的经典,《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差异,由此便给融会贯通了。

比喻和象征同圣经故事的字面意义毫无冲突,反之是字面阐释的一种自然延伸。它是整个圣经故事层面上的字面义,故而也是整个历史现在描述的字面义。比喻既是一种字面的和历史的过程,又是故事及其意义的阐释,将它们交织为一个共通叙述,指涉独独一段历史及其意义模型。

其三,有鉴于不同故事融为一体所表征的世界,千真万确就是唯一真实的世界,它原则上就必然包含一切当代的和读者的经验。对于读者而言,它不仅是可能的,读者还有责任将自己融入这个世界,他无论如何总是这世界的一个成员。同样,他一半是通过

① 艾里克·奥尔巴赫:《模仿论》(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48f,73ff,194ff,555页。亦见奥尔巴赫论文《喻象》,刊于其《欧洲文学戏剧场景》(纽约:Merdian Books,1959),第11—76页。奥尔巴赫的著作就我所见,是比喻和象征方面最清晰不过的分析。(在本文中这两个词我视为同义。)

比喻阐释,一半当然也是通过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完成了这一融入。他将把他的性情、他的行为和情感、他自己生活以及他那个时代的形式特征,一并看作那个故事世界的喻象。

诸如人类的创造和“堕落”(创1—3)这样一个故事,其意义出自,也是那个更大的故事的组成部分,从圣保罗开始,基督教阐释家们就陆续将它融合进了那个大故事。但是不仅如此,是比喻造就了人类经验超圣经的总体结构,造就了我们自己的经验,也造就了源出经验的善恶一般概念。关键在于,这类经验、事件和概念,全都以比喻说法,排列进了小故事和超级大故事。圣经阐释成为必然之需,但是它的方向,却是将超乎圣经之外的思想、经验和现实,融合进一个真实世界,这个世界是由圣经故事细细描述出来,并且提供给我们的,而不是相反。奥尔巴赫(Auerbach)就荷马的《奥德修记》和《旧约》的叙述所作的对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这样说:^①

有如荷马,它远不是仅仅试图让我们在几个钟点里忘却我们自己的现实,而是试图克服我们的现实:我们将把我们自己的生活化入这个世界,感觉到我们自己就是它那普遍历史结构的一分子……这世界里发生的其他一切事情,只能被视为这个序列的一个分子,在这个序列里,关于这世界的万事万物……必须能够成为此一神圣规划的一个成分。

在阐释过程中,故事自身不断适应新的情景和思想方式,经历了无穷无尽的修正。但是,在不断修正的形式之中,它依然保持了那个包罗万象共同世界的充分描述,直到现代性来临。18世纪如水流逝,这一阐释模式,以及它所表达的观点,很快就土崩瓦

① 奥尔巴赫:《模仿论》,第15页。

解。解体的种子早在17世纪已经种下,并不仅仅是在像斯宾诺莎那样的激进思想家中间传布,同样也涉及保守派。17世纪的约翰斯·考修斯(Johannes Cocceius)和18世纪的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Johann Albrecht Bengel)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两人在英国自然神论信仰者的讨论和随后新历史主义兴起的关注中,显示了一种微妙的很显然是向后看的转化模式。考修斯运用象征类比远较本格尔为多,但两人都试图将他们时代的事件,面对面来类比圣经故事及历史的叙述框架,引述圣经语录,来定位我们经历之真实事件的现时阶段,预言未来阶段,也预言现实历史的终结。在基督教作家中,这很难说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但是在那个特定时代的充分语境中,它就是一个信号,虽然彼时虔诚的心灵未必领略,这信号却是打破了圣经叙述字面义与其所指真实事件之间的连贯性。正是这样一种预言,而不是哪一种类的年代误植,构成了一种新文化发展的信号,因为它看重的是事件,是这些事件可能的发展途径,是通贯圣经的这一过去和将来历史的“真实”世界。神秘的信号和数字模式将从圣经语词的比喻阐释中发掘出来,由此尚未到来的事件,其形状亦将得到事先的确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这两个人咬文嚼字的圣经主义来看,它反而是偏离了圣经描述的那个“真实”的历史世界。真实的历史事件在上帝的神圣设计下,构成了一个它们自己的自足的时间框架。叙述迄今为止是引向事件的必不可少的手段,现在则纯粹就是确证事件,故此肯定了它们的自足性,以及这一事实:任何描述但凡能够准确预言或者事后记述事件,原则上都可以把人引向事件。同样是在上帝的神圣秩序里,是圣经拥有这等准确的叙述,纯属偶然。要之,故事和它们记述的“现实”之间,就有一种逻辑差异,一种反思间距。被描述的圣经世界和真实的历史世界开始同时在思想和情感上分道扬镳,不论这描述在人看来是符合(考修斯和本格尔)还是不符合(斯宾诺莎)真实。

叙述和真实之间这一逻辑的和反思的间距,很自然吸引人来竭诚为它搭桥。不仅圣经故事发展之或真或伪论者无数,故事的意义及宗教内涵是实实在在还是具有其他什么性质,一样是引来论证无穷。这些研究,有许多深入到圣经故事的基本宗教意义,它们执意表明,它们相吻合并且揭示了圣经之外的经验和概念,以及对于现实的独立理解,虽然,还是这一些论者,许多人又同样坚持,这类研究一定不能被完全化解到另一个事实和意义框架中去。

关键在于,如今的阐释方向是与过去背道而驰了。这些故事以及可以从中抽象出来的随便什么概念,是描述了我们所理解的真实世界吗?它们较之一个单一的故事,是不是更适合一个更有普遍性的意义框架?孔耶斯·米德尔顿(Conyers Middleton)是一个不拘教条的英国圣经注释家,喜欢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创世记》第1到第3章是寓言还是事实无关紧要,因为它的意义不论是于寓言还是于事实,都是一样的:“这世界因为上帝而有开端、有创造;它的首要居民人类最初曾造就了幸福和完美的状态,唯独一味随心所欲,违背造物主的意志,丧失了这幸福和完美。”^①无论讲述这个特定故事的版本作字面义还是寓言义解,这个故事的意義都是相信有一个造物主——这是任何以及一切宗教的基础,以及假定人是堕落了——而这是启示宗教的必需。换言之,不论这故事是或不是历史,它的意义是可以同给出意义的特定故事区分开来的。米德尔顿足以代表许多注释家,甚至那一些对被叙述事件的历史性毫不怀疑的人(比如洛克[Locke]):故事的意义依然指向一个更有普遍性的外部语境,现在故事必须被阐释融入这个语境,而不是意义的此一外部模态融合进故事,不论是凭借比喻还

① 孔耶斯·米德尔顿:《论人类创造和堕落的寓言和字面义阐释》,《杂论集》(1752),第2卷,第131页。

是其他什么方式。

如果说圣经故事的字面—现实主义阐释分崩离析的一个信号是伴随着叙述描述和“真实”世界的渐行渐远,阐释方向开始逆转,其他有关迹象便是比喻解经的瓦解。象征或者说比喻根本无法应对这一逆转。它作为字面义和历史义阅读的延伸是为可信,然而一旦字面义和历史义分道扬镳,比喻解经无论是作为字面义的策略,还是作为历史义的论据,都变得言不由衷。作为一种字面义,或者说到底逻辑上的策略,比喻违背了这一基本前提,那就是一个命题陈述,只有一个意义。作为一种历史义的论据,比如《旧约》包含了专指基督耶稣,并且在基督身上得到实现的预言,那么它暗示某一天的言语和事件是预言了几百年以后的什么人物和事件,则更是显得匪夷所思。与此同时,它作为一种手段欲将圣经叙述的世界和当下经验,以及外在于圣经的事件、经验和概念联系起来,理所当然就湮没无闻了。如此,阐释之需再一次逆转,比喻在寓言这样阐释范畴的镜像形象,稍后又在神话之中,找到了继承人,这些概念连同其他一些概念,一方面促成了圣经故事的技术分类,另一方面也将这些故事的意义融合进了我们感到是为独立的经验和理性阐释世界。

有鉴于圣经故事的现实主义叙述读解已经瓦解,字面义和历史义危机深重,迄今自然而然是为同道的字面义和比喻义阐释,也分离了开来。比喻阅读一直是种字面主义,延伸到整个故事或包含这故事的统一经典。但是现在比喻义开始多多少少成为字面义的反义词。首先,字面义现在等同于陈述的单一意义,逻辑和语法规则无所不在,故此圣经的比喻阅读除非作字面义解,否则就毫无意义。其次,试图从圣经里读出一统,或者反过来把一统读进圣经,现在看来这一尝试本身同特定文本的字面义阅读也是大异其趣了,如果说还不是格格不入的话。

不仅如此,比喻阅读也不再是统一经典的信服工具。字面义

阅读指涉两个方面的倾向与日俱增:一是评估文本对于它的原初读者来说,它的原初意义是什么时,指语法和词汇上的正确性;二是指描述及事件如何果真发生之间的巧合。现实主义阅读事实上相似后者,在意吻合书面描述,而无意重建它所指涉的可能之历史事件。历史一批评阅读在日益变成旧式现实主义阅读的后继人。不似比喻阅读,上述两种读法不仅有涉历史,而且有涉特定的历史事件,所以它们不关心经典的统一。

比喻阅读,就它在旧时的现实主义叙述阅读中是为字面义阐释的延伸而言,现在就不得不来看历史一批评阅读的眼色,就像一个荒唐的诗学论点,很快就变得谬不可信。在过去,它的一个主要用途是用以统一经典;它并不仅仅是种不知所云的历史文本求证。它一旦被引进历史求证和实证的殿堂,不但自身即告崩溃,它作为统一圣经的工具,也随之失效。历史批评家关心的是特定的文本和特定的历史场景。圣经理经一千多年的文化和社会状态的分歧,依然统一无误,在他们看来无论如何也是个渺不足道,更确切说是疑窦重生的假设。不过假如要说明这一点,就必须要求诸论者,而不是下一个史学判断,称《旧约》里的哪些言语和事件,奇迹般地在《新约》里得到了实现。盖言之,比喻阅读风光不再,不光因为它不复能够鼓吹让读者自己和读者的世界面对面来类比圣经叙述,还因为它不得不变成一种历史—事实的论者,以襄助圣经的统一——就此而言它只能是种可怜的论证。但是有如它昔年的同道字面—现实主义阐释,它也必须有个继承人,因为圣经的统一无论对于基督教神学家还是它的可信度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圣经叙述的现实主义即字面义的阅读,在圣经特定事件和文本的历史—批评重建中,找到了它最贴近的继承人。问题是,这些文本得到可靠的程度怎样?比喻阅读,就它与圣经统一的关系来说,是在一个叫作圣经神学的工程里找到了它最贴近的继承人,

这个工程期望跨越历史和文化的分歧,确立宗教意义的统一。这可以有多种方式。人可以去尝试阐明整部圣经中主要宗教“概念”的同一性和相似性,也可以尝试表明,整部圣经是反映了一段单一的、逐步演进的、累积起来的“历史”。它既是打动以色列人的那些独一无二事件的历史,又同样是独一无二的“希伯来心灵”的统一的发展史。无论是事件还是“心灵”,两者共同构成了圣经的统一性,无论是在自然—历史方面,还是在神圣导引方面。

圣经叙述的字面义和比喻义阅读曾经是天然的盟友,现在不仅各奔东西,它们的继承者也面面相觑,不知所以。历史批评和圣经神学本是两回事情,硬是给捆绑到了一起。可是两者各有神通,对于维护新教向来所坚持的圣经的宗教和教义权威,一样也不可或缺。因为倘若圣经既不可靠也不统一的话,权威就要大打折扣了。

下面我要讨论圣经故事之现实主义和比喻阐释的瓦解,以及阐释方向的逆转。这不是一本关于圣经及其历史的历史批评的书,即便这一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继承了传统的阐释类型。历史批评在很多地方将是一个相关的话题,但是怎样阐释的问题很显然远非这个话题可以承担。当然,一旦此一方法成为标准的学术实践,圣经故事的验证就每每要比照特定事件的发生,或者,认同一种过程重建,这过程是它们的起源,也是它们的文化底蕴所在。

但是阐释,进而言之阐释学——研究阐释和理解的原则和规则的学问——其意义要广泛得多。对圣经故事的语词义(verbal sense)关注仍在继续。在18世纪里,它渐而所指的不是一种字面义描述,即它是字面义的,而不是隐喻义、寓言义或象征义的,而是指一个语法和逻辑完好无缺的命题陈述的单一意义。此种语词义研究的基本语境,经常成为断章摘句,孤零零挑出几个词来的考究。不管怎么说,“语词义”不只是字面义的,还更多是语文学的或

者说“语法—历史”的(这是18世纪后期的一个常见的专业名称,除了指文本语词的语法研究,还指词汇)。

文本除了有语词义,还有宗教意义、观念意义,以及时而要强调出来,以示有别于“纯粹”语词义的主题。主题又是什么?它是内在于文本呢,还是纯粹是一些读者将文本置入其中的某种使用或应用模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评注家们一致同意,理解一个文本,除了文本的语词义,还涉及理解别的什么东西。文本的阐释以及阐释学同历史—批评分析不无相似,一些学者认为,被报道事件的批评重建构成了叙事文本的主题。尽管这样,阐释,因而以及它的理论,同样也包括深入语词义、观念意义和宗教意义的研究,故此即便围绕“主题”多有疑虑,它没有毫无争议地或普遍地给还原成了文本“真实的”历史事件或背景。

因此,本书讨论的不是圣经批评的历史,而是圣经阐释理论史的一个片断,即便两者之间不可能划出一条清楚明白的界线来。具体说,本书的话题是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关于专门规则和原则的讨论,以指导《旧约》和《新约》中那些历史般故事的阐释。它并不是此一时期一部完整的圣经叙事阐释学史,而毋宁说是在某个主题下的一个历史研究,里面首当其冲的,便是描述和解释以往这些故事的现实主义和比喻阐释模式,如何趋于分崩瓦解。

那个主题是:一个现实主义或历史般的(虽然未必一定是历史的)成分,是造就基督教信仰形成的许多圣经故事的一个特征,它是显而易见的,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个特征可以通过特定的分析程序而得凸现,舍此别无他途。虽然,比较成分自身,描述此一程序可能殊非易事。18世纪举足轻重的圣经评注家事实上大都承认并且赞同主要圣经故事的现实主义性质,这思想起来耐人寻味。但是有鉴于将它分离出来的前批评的分析或阐释程序在大多数评注家看来已是不可逆转地瓦解不存,这一特定的现实主义性

质,虽然得到圈子里所有人士的认肯,最终是被忽略了。甚或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它的存在或者说独特性状,因为缺乏某种“方式”使它可以给分离出来,而给人否定了。虽然谁都认可,这一特征明明白白存在无误!

圣经评注家们读《创世记》前3章、亚伯拉罕甘愿杀子祭神,以及同观福音中的这类故事,一遍又一遍强调风格之单纯,描述之栩栩如生,如何没有做作,如何英勇崇高。换言之,他们相信在这些故事里,表征描写和被表征的东西彼此关系密切,是为相辅相成。即便人确信圣经叙述的历史般或现实主义性质最终不过是种幻相,故此要么它们的真正历史还有待历史地重构,要么它们的真正意义更应被释为寓言或者神话,现实主义的性质依然存在。一些评注家声称圣经故事是或者可信或者不可信的历史报道,由此来解释它们的现实主义特征。另一些评注家则坚持它们不是,或者纯出偶然才是历史,所以它们的真实意义同历史报道毫无瓜葛。在上面两种立场里,无论是历史还是寓言或者神话,圣经故事的“意义”都完全是在故事或描述本身之外,即便这事实上适如其反现实主义故事的性质。

经验哲学盛行之前的年代里,自然神论、历史批评和现实主义特征都很自然地认同字面义,而字面义反过来也自然而然地认同历史真实的指涉。但是一旦这些思想潮流的效果,以及圣经故事的“字面义”为语言中立的可能之历史真实这样一只巨手所支配,并且在逻辑上隶属于它,情况就必然出现逆转:认肯现实主义叙述特征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举足轻重的成分,即是说,是它使故事呈现字面义,而不是寓言义、神秘义和其他非字面义,即便字面义同样是一种可信的事实报道,那么人就必须明白无误将字面义和历史指涉区分开来。然后,他就必须允许字面义一跃成为意义,即便他相信故事指涉的并不是历史。但评注家们,特别是受历史批评影响的评注家们,实际上并不理解他们认肯圣经叙述现实主

义性质的时候,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因为他们每一次认肯它的时候,都以为这不光是一样认肯了历史相似性,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同样认肯了故事的历史可能性。一些评注家要肯定故事的历史真实性,便运用这一现实主义性质或历史相似性,来佐证他们的立场;另一些评注家拒绝真实性,同样也最终拒绝历史相似性是种鲜明特征——故此否认他们看到了他们看到的东西,因为他们再一次认为,历史相似性至少是相似潜在于历史的。

上面正反两种立场中,历史相似性(字面义)和历史(清晰指涉)的混淆,以及前者向后者某一个方面的阐释学还原,意味着评注家缺乏清楚明白的概念和恰如其分的阐释程序,来理解他事实上认可的东西:圣经故事意义求证中,字面义和叙述形式的至关重要性。因此,他可以补充一句,它们总体上看是一直存在的。

我们不妨更深入一点,走进圣经故事的现实主义性质和很适用于它的此种分析方式,以便顺便来介绍一下18世纪末叶不同寻常的有关背景。

比方说,同观福音部分就是叙述性质的。它们也可以是其他的东西,比如kerygma,即是说,早期基督教团的宣言式而不是说教式信仰形态,或者换句话说,是以身说法陈述的书面形式,从而在读者方面唤起相同的情愫而见出意义。当然,除此之外它们还是其文化和社群的文献,结构上类似近东乃至整个人类的宗教和神话记载,而不是记述报道了许多无疑是没有发生过的事件当中,某一些有可能发生过的事情,或许偶有例外。但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看,的确就是独特的叙事,这是一个为大多数评注家所首肯的事实,包括那些对什么是叙事并无了解的人。此一独特性根本就是无法抹除的,也是同观福音和很大部分的《旧约》共同分享的重要特征。我们必须记住,是《创世记》中的故事和同观福音,给这一时期圣经阐释学的发展提供了主要议题。

我说圣经故事的叙述形状,是指它们讲述什么以及它们如何

见出意义，是构成这些故事的事件的描述或者说叙述表达的功能，包括它们至少是部分地为年代顺序的设计所表达。比如，福音故事讲拿撒勒的耶稣好比弥赛亚，即是说，它叙述了他确立自己地位的方式。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故事纯粹阐述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更有一些故事是如此传情达意：它们表达或者如梦似幻地引出一种语言根本就是无能为力的洞见或一种情感状态，以至于故事虽然并不充分，却最是适得其所，因为它们是某种共同原型意识或共同信仰的神秘召唤，如果说不是符咒的话。在后面两种情况里，特定的表达都不是不可或缺的，虽然它可能有助于达到效果。我想说明的，其中之一就是从阐释学方法去看，然而并不去真正考察，故此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许多圣经故事，特别是同观福音，是给束之高阁了，它们当中许多属于第一类型，其叙述表达不可或缺，事实上也是主题的累积描述。

这就是所谓“现实主义”叙事的一个主要特征。我使用这个术语，对于故事的意义、主题或题材来说，概括的不仅是叙述形式的不可或缺性，同样还有年代的顺序。我还用现实主义这个词来指特定的叙述描写，其中人物或个人，就他们的内在深度或主体性，以及他们作为行动者和行为或事件的承担者来看，是坚定且势在必然地被置于外部的自然但却更具体是社会的环境之中。现实主义叙事是这样一种叙述，其中主体和社会背景紧密联系，人物和外部环境彼此相依。分开来看，无论是人物还是场景，抑或它们的彼此关系，都不是其他什么更高真实和更重要实体的影子。同样故事里也不存在谁比谁更重要的问题。“人物除了为偶然命定，又是什么？偶然除了阐明人物，它又是什么？”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就提出过这个问题。^①

① 亨利·詹姆斯：《小说艺术》，见詹姆斯：《小说的未来》，L. 艾德尔编（纽约：Vintage Books, 1956），第15页以下。

在所有这些方面,题材与其描述和累积表达的密不可分,人类主体及其社会语境的字面而不是象征性质,人物、场景的互相表达和它们的相互作用,使现实主义叙事活像一段历史记述。^①这当然没有排除两种叙述之间的差异。比方说,人所周知现代史学家都会疑神疑鬼,来看求诸奇迹解释事件的方法。现代人几乎是一致认可,历史记述意味着叙事上圆满表达的一个据信是已经发生的序列,必须是由事件及其发生的理由所构成,其间的联系不得求诸超自然力量。当然,圣经故事则是恰恰相反,非奇迹和奇迹叙事及解释始终难分难解。但是根据我们的定义,即便奇迹叙述,也有现实主义和历史性质(但不是真实发生意义上的历史),只要它们实际上没有去象征被描述行为之外的什么东西。这是说,只要被描述行为对于表达特定人物,不论是神是人,以及表达特定的故事是不可或缺的,即便这类奇迹叙述,也是历史或现实主义性质的。事实上,圣经奇迹经常是,而且显而易见是非象征性的。

最后,如果我们认真来看现实主义叙述,而不是仅仅把它当作一种饶有趣味的说服方式,那么它就是这样一种叙述,其间无论是在风格和给出说教素材的内容中,还是在人物和行为的描述中,任意和随意的普通日常生活内部,势所必然交融着崇高或者至少是严肃的效果。^②现实主义叙事表达的是普通真实的个体的交往和命数,他们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而不是表达程式化和神

① 关于历史记述和解释中的叙事角色讨论,见迈克尔·斯克里文:《真实主义作为历史解释的基础》,帕特里克·伽迪奈编:《历史理论》(格伦科,伊利诺依:Free Press,1959),特别是470f;亚瑟·丹图:《历史的分析哲学》(剑桥:Cambridge Univ. Press,1965),特别是第7、10、11章;W. B. 伽利:《哲学与历史理解》(纽约:Schocken Books,1968),第1—5章;路易·阿尔都塞:《历史理解的自足性》,《历史与理论》5(1),1966,24—27,特别是38ff;这个论题上我还受惠于查尔斯·小利奥塔未出版的耶路大学博士论文(1968):《历史和神学解释中的叙事形式角色》。

② 奥尔巴赫:《模仿论》,第44页。

秘化的英雄人物。不仅如此,它们的表达通常是借日常语言(混合风格,奥尔巴赫把它叫作将日常交往和严肃效果熔铸一体的语言)。风格和叙事并驾齐驱。比如耶稣布道的寓言模式,就把非凡异常的主题和平凡普通事件中抽绎出来的寓意,整合在一起了。现实主义叙述中的行为和情感,阐释的也是同样的原则。栩栩如生的个人和他们的命数在日常语言中表达出来,通过日常事件的串联,渐而渐之就构成了伟大历史力量的严肃、崇高,甚至悲剧式的效果。这些力量反过来使有如生活般随机无序的普通个人,在人物和特定事件场景两相交汇的关键点上成为负荷者的个人,变成清晰可辨的现实主义“典型”,而不因此遭致丧失它们独一无二的偶然且随机的个性。(毫不奇怪,“典型”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乐于使用的术语,虽然他们在阐释的过程中,是不是将个人的随机性完全还原进了他的历史典型性,还真是一个疑问。不管疑问是不是最终成立,当人面对为外部意识形态考虑所支配的文学进行阐释时,至少它是顺理成章的。不过,很显然这个概念的意义不限于此。以人物“典型”为文学真实性的必然手段,是迥异其趣的各式人等都有所好的,诸如亚里士多德和S.T.柯勒律治。①)

艾里克·奥尔巴赫告诉我们,现实主义传统自己的命运在西方文学里潮起潮落,可是它一直坚持了下来。但是他也看到,在它的发展史上有三个历史光点:圣经、但丁的《神曲》,以及19世纪小说,特别是法国小说。圣经评注家们通常同意这一累积的、现实主义的,或者说有如历史的叙事特征就是圣经的特征,虽然他们不得不坚决否认它是遍布整部圣经,或者即便有些圣经故事确实确实表现了它,它也完全是文学的特征。很显然,《诗篇》、《箴言》、

① 关于“典型”在马克思主义走向文学现实主义中的重要地位,见乔治·卢卡契:《欧洲现实主义研究》(纽约:Grosset and Dunlap,1964),6。关于作为一个“外在”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分析,见勒内·韦勒克和奥斯丁·沃伦:《文学理论》(纽约:Harcourt, Brace and World,1956),第9章。

《约伯记》以及保罗书信不是现实主义叙述。同样,在耶稣的描写中,以及在第四福音的时间序列中,其特征是高度程式化的,而不是现实主义的。甚至,在几乎是现实主义的同观福音中,它们也没有缺场,这几篇福音的唯一直接且显著的(当然非常重要)时间连续性,便是耶稣的受难、殉道和复活故事。但是抛开这一切不论,大家都一致公认,非常严肃的,而不是低俗的、喜剧的或田园式的现实主义累积叙述,是圣经的特征所在,特别是把它和无论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其他古代文学比较来看。

外在性或内在性这类话题,早已经被圣经评注家们束之高阁,包括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的评注家们,说来也巧,彼时至少是在英国,历经了一场严肃的现实主义文学和批评的大复苏。但事实上,圣经叙事被人一致认可的现实主义或历史般的性质,非但没有被好好研究,以弄清楚它在意义和阐释上面所具有的自己的特色,反而马上转变成了大相径庭的另一个问题:现实主义叙事是历史的叙述吗?

这一简单的转向,加上意义和阐释两个范畴或两种语境之间的混乱,构成了之后圣经阐释历史上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假如我们把这个话题带进20世纪的圣经阐释学,我相信我们将会发现,承认现实主义圣经叙述及其阐释内涵的独特性,历史批评、神学和圣经故事还是依然如故。

陆 扬 译

(责任编辑 梁 工)

作者汉斯·弗雷(1922—1988),美国著名神学家、耶鲁大学教授,著作有《圣经阐释的衰微:18、19世纪阐释学研究》(1974)、《耶稣基督的身份:教条主义神学的阐释学基础》(1975)等。译者陆扬,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长文艺学、神学美学、文化研究,近期代表作有《文化研究导论》等。